

Richard Bryant 摄于印城美术馆 (IMA)

静美与绚烂：印州霜叶二月花

八十年前的秋天，有个叫郁达夫的文人“不远千里”，从青岛赶到北平，为的是“饱尝”“故都的秋味”。他说，“有感觉的动物，有情趣的人类，对于秋，总是一样地特别能引起深沉、幽远、严厉、萧索的感触来的”。走南闯北的他，断言“这秋的深味，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，非要在北方，才感受得到底”。他乡故知，这些话于印州的华人，恐怕都会有深深浅浅的共鸣：美国的秋之深味，也许也非要到印州，才能深自感怀。印州的秋，一样深沉幽远，却又有别样的绚烂与静美。



Richard Bryant 摄于Brown County

印州有不少州立公园都是久负盛名的观叶胜地：Brown County State Park 是印州面积最大的州立公园，揽着缰绳或者徒步跋涉，穿行在约70英里的马背小径和12英里的步行道上，于层林叠嶂间，可尽情饱览秋叶之缤纷；Clifty Falls State Park 是地质爱好者的最爱，看落叶如期而至，飘落在四亿年前的页岩和石灰岩上，面对峡谷、峭壁、瀑布和印州最古老的露头（露出地表的基岩），人们怎不会有沧海桑田之慨叹；Harmonie State Park 的设施可能是全州最先进的，八个烧烤区和可供两百个家庭使用的宿营地，无疑为全家秋游提供了便利，还可以顺路去参观仅距四英里的New Harmony小镇，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·欧文（Robert Owen）于两百年前建立的这个新和谐移民区，恐怕最能牵动对“社会主义”这个词并不陌生的很多华人的思绪；当然，如果要怀旧，还可以去McCormick's Creek State Park，它建立于1916年，是印州最早的州立公园，最好在Canyon Inn住上一夜，在这个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老牌疗养院里，听秋虫呢喃，赏天高云淡，林泉听韵，卸下烦思。

然而，印州还有不少赏叶妙处，或养在深闺人未识，或熟视不睹泰山之形。用英文来讲，就是 hidden treasure。实际上，去这些地方走走，既可避开闹猛人流，又有探索新奇之趣，岂不美哉？

Spring Mill: 拓荒者的磨坊与光阴的故事

春华秋实，收获的秋天很容易让人抚今追昔。Spring Mill State Park集自然美景与人文历史于一身，是个“发思古之幽情”的绝好去处。

沿着37号公路，从Bloomington一路往南一个小时。车窗外，不停后退的是不肯结束的青纱帐。成片的灰色秸秆，沉静地衬托着被染成暖色的远远的树林。一马平川的原野、广袤朴质的玉米地，这就是印第安纳的田野。当年东来的拓荒者，会不会是因此就停下了脚步了呢？

顺着清浅的溪流，很快就到了Pioneer Village（拓荒者村庄）。一架巨大的木质水车赫然眼前，石灰岩石块砌成的磨坊魁伟而立，引水的栈道延伸到丛林的深处。溪水潺潺，水车的吱呀声里，时光穿越，恍然间置身于1832年的热闹集镇，Hamer兄弟正带领着拓荒者们开荒耕地、建房架屋、磨粉贸易。身着传统衣衫的皮匠、木匠、铁匠依然在火炉前忙碌着，村落后散落着原样摆设着的议事厅、居室、小商铺、草药店和马车驿站。磨坊的二楼和三楼是拓荒者博物馆，一桌一椅、一刀一斧、一信一帐，诉说着筚路蓝缕的辛劳日夜和坚定渴望。二楼的磨坊内室，水车是墙上的巨型钟表，从久远转到今天；捧着刚磨出来的当季玉米粉，感觉秋日暖阳拂面，又似

先人温暖的目光萦怀。

徜徉在“拓荒者村庄”，不免思潮起伏。之后，要去Donaldson Wood树林，沉静一下心绪。Spring Mill除了7条0.25英里到2.5英里的步行道外，还有一条半英里的马车栈道。乘坐维多利亚时代的马车，年年岁岁相似的秋叶和岁岁年年不同的人，都会擦肩而过。不过，Spring Mill也有对光阴的故事“视而不见”的，它们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北方岩洞盲鱼”（Northern blind cave fish），作为珍稀保护动物，仅存在于肯塔基州的中北部和印州南部的岩洞中。在黑黢黢的Donaldson Cave石岩洞里，就栖息着这种通体肉色透明的稀有鱼类。4月到10月的周末，不妨赶到Twin Caves，乘舟深入岩洞五百英尺，体验一把“盲鱼”的“盲目”世界。

寂静的丛林、无声的盲鱼、低调沉着的磨坊、安静朴素的古村落——Spring Mill State Park 沉浸在光阴的故事里，它的秋天是静美的。与其说这里是公众休闲的遗址公园，不如说是老少皆宜的文化学堂。离开时，带回个用老法制作的皮夹、传统的木制花器和花园劳作的铁铲，捎上几包磨坊新出的玉米面；就像放学时，带着先师默默的激励和印州秋收的礼物，身心焕然地回家去。

文/明洁

Turkey Run: 探险者的峡谷与自然的神工

退去了夏的暑热，秋天真是活动筋骨的好时节。若想在赏叶之时，信步健行乃至攀爬腾跃，Turkey Run State Park都是不二之选。

出Indianapolis往西，沿47号公路驱车一小时余，满目金黄迎面而来。植被和动物品种都极为丰富的Turkey Run，野趣天成；与Spring Mill相比，可谓绚烂热烈。在苔藓蕨类的湿滑砂岩上，在核桃木和铁杉的原始丛林间，稍稍留意，就可发现鹿蹄的脚印、水獭咬过的树枝、啄木鸟的劳作之声，甚至撞见火鸡与秃鹰的搏击。

然而，Turkey Run 最为骄傲的，是印州最为险峻崎岖的步行道——拓荒时期猎手们发现的火鸡奔来避寒的峡谷。拜“更新世”冰川所赐，壶穴、漂砾，峡谷、河流，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随处可见，触手可及。人们很难想象，大到圆石谷（Boulder Canyon）里怪兽般的巨大砾石，小到糖溪（sugar creek）中光滑的鹅卵石，都是在冰川活动最活跃的时期，从今天的加拿大地区被冰川裹挟、搬运，被溶雪水回流、侵蚀而来。大自然该有多宏伟的力量、多恒久的耐心和多么神奇无穷的创造力？而那个时候，人类也才刚刚出现。

第三步行是探险者最爱的冰川杰作。踏过糖溪上的木拉索桥，眼前葱郁深邃，水气和草叶的气息交合。清泉石上流，圆木断溪头，红杉和铁杉的落叶像镶嵌在溪水水中的精巧锦绣。大自然中的人，绝没有小鹿和火鸡的灵巧；砂岩被冰川切割出平滑的弧度，人立在谷底，只是感到森然渺小。游人们都激励出精神头儿，一会儿涉水跋涉，一会儿攀岩石壁，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挪过布满青苔的独木，心跳加快、头脑清醒，感觉倒是比漫步清新浪漫的林间小径提神飒爽得多。只见最险处，在峭壁上垂直挂着两架云梯，各色人等都不得不手脚并用，涉险过关。

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。飞湍瀑流争喧豗，砅崖转石万壑雷”；大自然只需小露峥嵘，人类就只能“以手抚膺坐长叹”了。人定胜天，恐怕是个笑话。好在有先行者深知这个道理。1840年代，这个地区就有拓荒者进驻，Lieber Cabin 就是印州现存最老的原木屋；但他们在拓荒的同时，也保护了这片谷地。印州州立公园之父 Richard Lieber 安息在第11步行道尽头的铁杉林里，在他的倡导下，印州成为全美最早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州之一，Turkey Run State Park也是印州建立的第二个州立公园。



本文作者摄于Turkey Run State Park

INDY: 俯拾皆是二月花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桔绿时”。秋叶是不能辜负的二月花，就算暂时不能远足，INDY也俯拾皆是赏秋观叶的好去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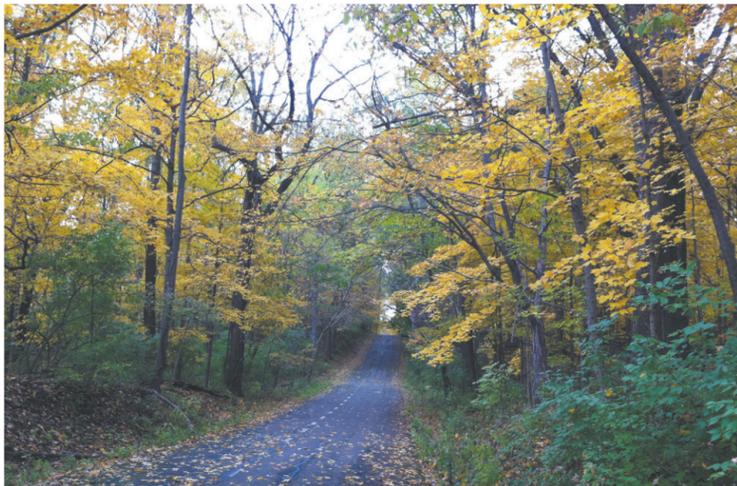
熟悉城北Ft. Harrison State Park 的，一定都知道那里的主人是那几家加拿大野鹅。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，落霞时分，在池塘边黄绿相间的秋叶的梦里，目送它们归去，赏秋水与长天一色，寄语来年的重逢，该是多么应景的雅事。

或者去印城美术馆IMA的花园Oldfields里走走，精心设计过的花园，草木高低错落，色彩饱满艳丽；温室花园里的菊花，艳得炫目；落叶铺满人行小径，如金色地毯，让人不忍下足；运河边的高大枫树，远看简直就是紫禁城的大红宫墙；小桥即景，更是很有些莫奈印象画宽宏暖热的梦幻格调。

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印州和印城，有太多美好秋色，叫人禁不住驻足，悦目赏心。不经意间撞见的街边小景，都会撞碎性情中人的惜时之心。那天车行Sargent和Lantern路口，微雨中的雪松之后，围栏蜿蜒，不远处的杉林换上了它的花衣裳。三匹骏马悠闲地踱步而来，打个响鼻儿，与我温柔地对着眼神。马儿呀，马儿呀，怎么和你说明白呢？看风景的人儿在秋天看你，你是怎样装饰了人们的秋梦？



本文作者摄于Spring Mill State Park的 Pioneer Village



李维华摄于 Ft. Harrison State Park



本文作者摄于印城 Sargent和Lantern路口